

「事简茶香」

——从茶具看唐、清两代宫廷茶文化的价值取向

林颢文

一 前言

我国饮茶历史悠久，相传始于炎帝神农氏，但当时系为药饮。正式见之于文献者，为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五九年），四川王褒所著《僮约》所记：「晨起洒扫，食了洗涤……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契约上规定奴仆每日的工作内容为「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等，「茶」即今之「茶」。由此片文只字，无法理解汉代的茶器，但以此为烹茶饮茶用器的开端宜可成立。

广义上讲，茶具可以包括采茶、制茶、贮茶、饮茶等多种茶事活动中的用具，如唐代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所列之「二十四器」，宋代审安老人《茶具图赞》所绘十二种，以及明人屠隆在《考槃余事》中所列之二十七种茶具等。狭义上的茶具则专指饮茶时的用具。

茶具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饮茶方式密切相关的。据学者的研究，我国饮茶的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汉至六朝的「粥茶法」；第二阶段是唐至元代前期的「末茶法」；第三阶段是元代后期以来的「散茶法」。在「粥茶」阶段中，煮茶和煮菜粥差不多，有时还把茶和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物煮在一起。这就是唐人皮日休《茶经·序》所说的：「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淪蔬而啜者无异也。」明人陆树声《茶寮记》中也提到：「晋宋以降，吴人采叶煮之，曰茗粥。」因之，这时的茶具，是借用食器和酒器。唐以后，这种原始的饮法渐为世所不取，饮茶的方法变得十分讲究，进入前文所讲的第二阶段——「末茶法」阶段。这时贵用茶筴（茶籽下种后萌发的幼芽）、茶芽（茶叶上的芽），春间采下，蒸炙捣揉，和以香料，压成茶饼。饮时，则须将茶饼碾末。但碾末以后的处理方法在唐代又有

两种。一种以陆羽《茶经》所述为代表，是将茶末下在茶釜内的滚水中。另一种以苏廙《十六汤品》所述为代表，将茶末撮入茶盏，然后用装着开水的有嘴（管状流）的茶瓶向盏中注水，一面注水，一面用茶筴在盏中环回击拂，其操作过程叫「点茶」。在第二阶段的初期以后，苏廙之法比陆羽之法更为流行。

到了元代后期，随着饮散茶之风兴起，茶具发生了变化，茶托和注碗逐渐隐没不见了。「散茶」是将茶芽或茶叶采下晒干或焙干后，直接在壶或碗中沏着喝，一般不麝香料，也不压饼、碾末。此法自元代后期开始流行，到明代「末茶法」就被「散茶法」取代。明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还明文规定禁止碾揉高级茶饼。如《明会典》洪武二十四年载：「诏有司听茶户采进建宁茶，仍禁碾揉为大小龙团。」这样一来，连普通茶饼也随之逐渐消失。于是原先盛开水的茶瓶亦随之变为沏茶的茶壶。它虽是自茶瓶演嬗而来，但不仅用法不同，而且所加的开水也有别；点茶因为要求沫饽均匀，云脚不散，以便斗试，故「三沸」以上便认为「水老不可食也」（《茶经》）。而在茶壶中沏茶，「汤不足则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明陈继儒《太平清话》），所以要用「五沸」之水，才能使「旗（初展之嫩叶）枪（针状之嫩芽）舒畅，清翠鲜明」（明田艺蘅《煮泉小品》）。

在中国古代茶具的演进过程里，唐代和清代这两个时期的宫廷茶具颇值得作一番比较和观照，一个是古代中国宫廷茶具的萌芽期；另一个则处在宫廷茶具发展史的末端，将这一首一尾参照比较，或许能引出一些对宫廷茶文化价值追求递变的思考。

二 唐代宫廷的茶文化

载籍所见，唐代以前饮茶的风气仅流行于长江以南的产茶地带，唐代以后才遍及全国。至唐玄宗开元时期，全国不分道俗，把饮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陆羽《茶经》的问世，谓饮茶最适合「精行俭德」之人，更把茶事推向艺术层面。所以封演《封氏闻见记》载道：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茶道大行，

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茶具的发展也由此走上了繁荣之路，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人们对茶具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追求去向也不相同。民间注重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以陶瓷茶具为主；宫廷则讲究豪华气派，喜欢使用金银玉石茶具，晚唐茶书《十六汤品》中就有一道「富贵汤」，明确指出：

以金银为汤器，惟富贵者具焉。所以策功建汤业，贫贱者有不能遂也。汤器之不可舍金银，犹琴之不可舍桐，墨之不可舍胶。

这与陆羽「精行俭德」的观点大不相同，茶具文化蜂兴之际，皇室贵胄阶层即以富贵、华丽、精致为审美标准。考古学家至今已经发现了上千件唐代贵族墓葬中的金银器，其中多为饮食器具，早期以酒器为多，晚期以茶具为多。有些金银器具如金杯、金壶、银杯、银壶等过去多定名为酒器，其实这些金银器也是可以用来饮茶的。陕西省西安市和平门外曾出土过七件唐代大中年间的银质鎏金托盘，器身镌文中自称「茶托子」和「茶拓子」，可知是真正的金银茶具。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西安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半壁坍塌，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发现唐代地宫，考古工作者进行科学发掘。在地宫后室的坛场中心供奉着一套以金银质为主的宫廷御用系列茶具，引起全世界茶文化界的瞩目。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八七四年）《物帐碑》言道：懿宗供奉「火筋一对」，僖宗供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二十两。盐台一付，重十二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付，七事共重八十两」。「七事」何指？对照实物当为茶碾子、茶碓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等。从茶罗子、茶碾子、碓轴的镌文看，这些器物制作时间是咸通九年（八六八年）至咸通二十年（八七九年）。鎏金飞鸿纹银则、长柄勺、茶罗子等器物上刻划有「五哥」字样，僖宗是懿宗第五子，宫中昵称「五哥」，《物帐碑》也将其作为「新恩赐物」列在「僖宗供物」名下。由此可见，这些茶具是僖宗皇帝御用真品无疑，实为极重要的发现。兹将地宫珍宝中所列茶器，及与

之相关的器具简述如下：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图一）：由槽身、槽座、辖板组成。底部铭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二十九两。」是将茶饼碾成粉末的工具。

鎏金团花银碇轴（图二、图三）：由执手和圆饼组成，纹饰鎏金，是上述茶碾的碾轮。



图一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及外底铭文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二 鎏金团花银碯轴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三 鎏金鸿雁流云纹
银茶碾上置鎏金团花银碯轴
法门寺地宫出土



事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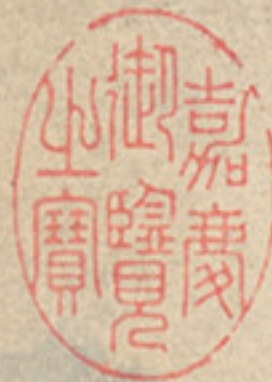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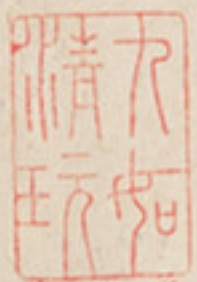


記得惠山精舍裏竹爐煑茗綠杯持解元久筆間相仿消渴何勞玉常絲
甲戌閏四月雨餘幾暇偶展此卷因摹其意即用卷中原韻題之并書於此
御筆



名

游明



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银茶罗子(图四)：钣金成形，纹饰鎏金，由盖、套框、筛罗、屉和器座组成。是筛茶粉的工具。



图四 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银茶罗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鎏金飞鸿纹银匙(图五)：匙面呈卵圆形，微凹，柄上鑿花鎏金，是用来搅打鍍中开水「环击汤心」的工具。
鎏金蔓草纹长柄银匙(图六)：匙之长者，可用以搅茶末。

烘烤的工具。

鎏金系链银火筋(图七)：上粗下细，通体素面，上端为宝珠顶，以银丝编结的链条套链，是夹茶饼

图七 鎏金系链银火筋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五 鎏金飞鸿纹银匙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六 鎏金蔓草纹长柄银匙
法门寺地宫出土



鎏金人物画银坛子（图八）：盖顶为宝珠形提钮，坛身下部为双层仰莲瓣，坛身四面各鑿有一幅人物画，是装茶饼的容器。

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图九）：盖作立沿，沿面饰有蔓草。座四周鑿有鸳鸯、飞禽等。腹壁中部刻有三名吹乐、舞蹈的伎乐，并衬以蔓草。调达子是搅拌用的茶具，将茶末放入其内，加上适当佐料，再用沸水在调达子内将茶等调成糊状，再加沸水调成茶汤以供人饮用。



图八 鎏金人物画银坛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九 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鎏金银龟盒(图一〇)：钣金成形，纹饰鎏金，整器作龟形，四足着地，以背甲作盖，是装茶粉的容器。可以开合。

鎏金摩羯纹银盐台(图一一)：盛盐的器具。由盖、台盘、三足架组成，盖上有莲蕾捉手，中空有铰链

图一〇 鎏金银龟盒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一一 鎏金摩羯纹银盐台
法门寺地宫出土



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图十二)：也是盛盐的小器具。

金银丝结条笼子(图十三)：器身为椭圆形，以银丝编织而成，上有金丝编成的提梁。为装茶饼的容器。



图一二 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一三 金银丝结条笼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鎏金镂空飞鸿毬路纹银笼子(图一四)：器身为模冲成形，通体为镂空的毬路纹，呈圆柱形，四足，盖心有圆环钮用银链与提梁相连。是装茶饼的容器。

鎏金壶门座银波罗子(图一五、一六)：或作装贮茶食之用。



图一四 鎏金镂空飞鸿毬路纹银笼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一六 鎏金壶门座银波罗子(叠置)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一五 鎏金壶门座银波罗子(分置)
法门寺地宫出土

与金银茶具一起出土的还有极为精美的琉璃器和秘色瓷器，都是饮茶的器具。如：

淡黄色琉璃茶托盏（图一七） 通体呈淡黄色，光亮透明，茶盏侈口，腹壁斜收，茶托口径大于茶盏，呈盘状，高圈足，是装茶汤饮用的器具。

越窑秘色瓷茶碗（图一八） 共出土十几件青瓷碗，其中以五瓣葵口圈足碗最有特色。该茶碗通体施均匀凝润的青釉，是点茶用的容器。



图一七 淡黄色琉璃茶托盏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一八 越窑秘色瓷茶碗
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套茶具，让我们亲见唐代皇宫煮茶的整套器具，了解其煮茶的整个程序。另一方面，它亦显示了皇权至尊的气派，揭示了唐代宫廷茶文化的历史面貌及其价值追求。

三 清代宫廷的茶文化

清代继承明代以芽茶、叶茶冲泡的品饮方式，饮茶习尚大致相同。尽管清代茶类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绿茶外，又出现了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黄茶，形成了六大茶类。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些清宫保存下来的各地名茶，例如龙井茶、菱角湾茶、花卷茶、普洱茶、永字茶砖（图一九）、邛州茶砖（图二〇）、茶膏（图二一）。但显然，这些茶叶的形状属条形散茶，无论哪种茶类，饮用仍然沿用明代的直接冲泡法。故此，与之相适的清代的茶具无论是种类与形式，基本上没有突破明人的规范。只不过清盛世三代——康熙、雍正、乾隆，国势强盛，财力丰富，景德镇官窑瓷器生产繁荣，有较多品种及装饰技法的产生，清盛世三代茶器的造型、各类色釉、绘画技法、以及胎釉的精致，都达历史高峰。下面就康、雍、乾三代较具代表性的茶具作一简述。

康熙初年，西洋传教士带来「画珐琅及珐琅物品」，引起康熙帝的极大兴趣，命造办处仿欧洲花纹作珐琅装饰。试于金、银、玻璃、锡及紫砂胎上画珐琅，因此创制了宜兴胎珐琅彩。康熙朝的御用茶器中，就有不少宜兴紫砂胎珐琅彩茶壶（图二二）、茶盅（图二三）、茶碗（图二四）。其器胎于宜兴制坯烧制精选后，再送至清宫造办处由宫廷画师加上珐琅彩绘，二次低温烘烤而成。紫砂胎的茶壶、茶碗不仅表面的彩绘高雅艳丽，而且胎质能耐急冷急热，加之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使茶叶的色、香、味俱佳，是金、银、铜、玉、玻璃质的茶具所不能比拟的，因而备受康熙皇帝的喜爱。

雍正皇帝喜好茗饮，他崇尚紫砂固有的古雅质感，讲究材料的配制，譬如雍正朝的芦雁纹紫砂茶叶罐，其造型流畅柔和，通体朱砂红色，砂泥极细润。罐腹部以本色泥浆堆绘一周芦苇雁纹，笔触圆熟洗练。此小罐盖上刻楷书「六安」二字，另有三件形制相同的盖罐，盖上分别刻有「雨前」、「莲芯」、「珠兰」二字，所刻都是江南进呈的贡茶的名称，这些小罐均为宜兴地方为宫廷贡茶配制的贮藏罐。现藏故宫博



图一九 永字茶砖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一 茶膏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〇 邛州茶砖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二 清康熙 宜兴胎画珐琅五彩四季花卉方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 清康熙 宜兴胎画珐琅花卉盖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四 清康熙 宜兴胎画珐琅花卉茶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五 清雍正 柿蒂纹紫砂壶
故宫博物院藏



物院的雍正朝柿蒂纹紫砂壶(图二五)，紫砂质地，浅赭色调砂泥，布满白砂点，其造型阔口，圆肩，扁腹，短直流，粗环柄。壶盖突出浮雕柿蒂纹，有一定厚度，使光洁素雅的壶体增添了圆雕的神韵。雍正朝的紫砂壶素面为多，泥色细腻光润，古朴大气中显出紫砂肌理的自然美。

乾隆帝的嗜茶如命更增加了他对紫砂器的喜好。乾隆朝开始向宜兴定烧茶具并钤刻御制诗。此时宫廷造办处负责设计呈览皇上的紫砂茗壶图样，经批准后到宜兴依样定制，专门制作供皇上饮茶的御用茶具。例如乾隆款宜兴烹茶图诗句壶，器为紫红色砂泥，泥质精纯，肌理润泽。壶腹上一面有开光堆绘乾隆御题诗《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图二六)：

溪烟山雨相空濛，生衣独坐杨柳风。
竹炉茗椀泛清瀨，米家书画将无同。
松风泻处生鱼眼，中冷三峡何须辨。
清香仙露沁诗脾，座间不觉芳堤转。



图二六 清 乾隆款粉彩开光人物图茶壶
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帝王对茶具的喜好与宫廷盛行饮茶密不可分。内务府设有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而且大茶房也不止一处，除锡庆门的御膳茶房外，还有寿康宫皇太后茶房、东六宫皇后茶房等。康熙至道光朝宫中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茶宴。由于茶事的频繁，紫砂茶具备受宫廷欢迎。乾隆皇帝一生六次南巡，每一次旅途上都照宫内的规格用茶。为了携带方便，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便于旅途使用的全套茶具，并专门设计了用于装置全套茶具的茶簏（图二七），可放置茶壶、茶碗、茶叶罐、茶炉、水具的提盒（图二八）。茶簏本身也是一件极富创意的工艺品，故宫博物院现存有几套茶簏，主要有紫檀木与竹木混制和纯用紫檀木制作两种。简而言之，清代宫廷茶器，与时代的盛衰、统治者的品味，以及江南文人、知识阶层的流行皆有关联。



图二七 清 紫檀竹编分格式茶簏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八 清 梓木手提茶具格
故宫博物院藏

四 结语

以上从茶具的角度出发，就唐、清两代宫廷茶文化作了简介，虽然是浮光掠影般的回顾，亦不难从中看到一些可供我们思考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素材。

首先，唐代茶文化之兴，与佛教的关系本极密切。《封氏闻见记》提到：「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可见北方饮茶习惯，最初是由禅院兴起的。学禅务于不眠，茶有提神的作用，因此广为流传。当时首都长安的各大寺院，自然亦把饮茶视为学禅时的重要课业之一，长安西明寺出土了大量邢窑白釉茶碗（图二九）、执壶（图三〇）以及



图二九 唐 邢窑 白釉茶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〇 唐 邢窑 白釉执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带铭的「西明寺石茶碾」，或可略知当时寺院的饮茶盛况，而西明寺亦在饮茶文化东传日本时，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陆羽自幼生长于寺院，所记录的或也是与禅院所提倡的禅理与仪范兼具的茶文化较为接近。

法门寺地宫出土精美绝伦的金银茶器，亦显示出其与佛教不可割裂的关系。法门寺是唐代长安密宗的三大道场之一，也是唐密宗派传承的主脉。由于法门寺供养了当时佛教界至高无上的佛祖真身舍利圣物，唐代的重要官方宗教活动都是在这里开始运行的。唐代两百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密宗的坛场讲究要布置得非常精致庄严，道具的打造材料非金即银。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法门寺地宫的茶具何以制作得如此珍贵无比。易言之，唐代宫廷茶文化兴起之际，其精神价值之取向，在于表达宗教上之虔诚，而非茶之本质。

与此相反，宫廷茶文化发展到清代，呈现一种返璞归真的趋向，茶具由唐宋时代的崇金贵银，转为崇尚陶瓷之质。虽然这些陶质瓷器造价同样高昂，但其所展现之意趣，不啻与唐代判若云泥。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对于茶具的制作固然费尽心思，但在他们个性化的匠心独运中，我们看到的，却非关宗教，而是更为直截落实于茶叶本身——使用紫砂胎质，能耐急冷急热，加之有良好的透气性，使茶叶的色、香、味俱佳。乾隆皇帝另有一件白地红花卉开光荷花纹茶壶（图三二），该壶的一面题有乾隆御诗一首：

荷叶擎将沆瀣稠，天然清韵称茶瓯。

胜泉且免持符调，似雪无劳拥帚收。

气辨浮沉原有自，火详文武恰相投。

灶边若供陆鸿渐，欲问曾经一品不？



图三一 清 白地红花卉开光荷花纹茶壶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一 清 「事简茶香」印文
故宫博物院藏



敢于把自己烹煮的茶，请茶圣陆羽品评，且信陆羽也未必有过品味的福气，可见乾隆皇帝对自己烹茶的信心。他与陆羽斗茶，比的不是茶具材质之奢华，而是从水质、火候等方面下功夫。这才是真正回归到茶之本质中来。清宫中有一方「事简茶香」（图三一）的印章，似可为唐宋至明清以来，宫廷茶具演进的价值倾向下一个脚注。